

法 国

诗 歌

译 丛

厄瓜多尔

Ecuador

[法] 亨利·米肖 著

董强 译



《厄瓜多尔》是米肖穿越厄瓜多尔群山并在一年后到达亚马孙河出口处的旅行日记。当时作者还不到三十岁，而且身体虚弱，尤其是心脏有病，但在这部作品中，已经出现了米肖著名的“内在世界”，以及对这一世界的探索。这部日记引发了一大批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令人惊叹的作品，而且其中已经出现了几首最美的诗。

5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 国

诗 歌

译 丛

厄瓜多尔

[法] 亨利·米肖 著

董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厄瓜多尔 / (法) 米肖 (Michaux, H.) 著; 董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604-3

I. 厄… II. ①米…②董… III. 诗歌—作品集—法国—
现代 IV. 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760 号

责任编辑 管鹏鹏
特约编辑 乐羊
封扉设计 杨林青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厄瓜多尔

[法] 亨利·米肖 著

董强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68,000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604-3/1·679
定价 38.00 元

主编的话

法兰西民族一向视语言文化为命脉，诗人则以探索和创造为天职。可以说，从现代诗鼻祖波德莱尔开始，法国诗歌获得了它的新方向：智性融入抒情。继波德莱尔之后，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凸现了“新方向”的三种维度：狂热的创造欲、精美的音乐性和形而上的深度。

象征派之后，法语诗歌自由地“奔涌”起来。而作为超现实主义的主要果实，语言的自发性开始呈现为一首诗的生成方式，甚至一种诗质。超现实主义之后，法国诗歌不复存在“流派”和“主义”之争，惟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继续破坏式的创新，还是向传统回归？”对此，每一位诗人都以各自独特的创造力和个性予以回答。

根据我们的观察，20世纪法国诗歌杂花纷呈：多元，分散，各写各的。当然，当代诗歌的技术化倾向是令人忧虑的，这大概是世界范围内的诗歌征候：诗艺的技术意义被夸大了，诗艺的精神内涵则被忽略。实际上，生命体验才是诗歌的真正源泉，想像力和诗艺则内在地质用于一首诗的生成。

当今社会，物质主义泛滥，人们的生活被这种或那种市场原则所主宰，诗歌和诗人正在逐年“边缘化”。但诗歌，这朵以自由、激情和想像力为土壤和生长条件的生命之花，在人类的生活中却不能“缺席”！因为那里有语言的艺术那古老而恒久的美，有个体生命那活生生的呼吸。

为了让国内读者了解法国诗歌富于创造力的不同侧面，早在2002年，我们就与楚尘先生一起，开始了“法国诗歌译丛”的策划工作；可惜好事多磨，加上译诗之难，直到七年之后，在法国外交部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下，又有幸遇上施宏俊先生的慧眼和胆识，才得以出版第一辑（共八种）。

我们希望将来条件具备时，还能继续出版第二辑。

树才 秦海鹰

2009年4月3日 北京

目录

中译本序：世界尽头的旅行	01
作者序	15
出发	17
坚实的海洋	33
到达基多	49
安第斯山脉	51
一座印第安城市的海市蜃楼	53
空间危机	55
帕西菲科·奇利波加城堡和花园	67
到达瓜达卢佩的农场	69
回到瓜达卢佩的农场	105
回到基多	109
美洲式的小夜曲	111
一只鸟之死	139
我生来身上有洞	141
恶心，还是死亡降临？	145
圣保罗湖	159
一匹马死了	165

从那里开始一直延伸到	
太平洋海岸的热带森林	169
在阿塔卡卓的火山口内	
海拔四千五百三十六米	173
在普恩波	177
回忆	183
梅拉-萨察亚库(纳波)	205
在阿瓜里科的罗卡富埃特	
位于秘鲁和厄瓜多尔的边境	227
伊基托斯, 秘鲁, 亚马孙河上的港口	243
亚马孙河的大小使它不可能	
在20世纪之前被人看到	253
为一些回忆所作的序	261
安第斯山脉中的印第安人竹楼	263
刺青	267
独木舟	269
安第斯山脉	271
好客	275
附录一 关于五十九年生活的一些资料	279
附录二 米肖著作年表	289

中译本序：世界尽头的旅行

董强

亨利·米肖作为诗人、画家，在 20 世纪的西方艺术世界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通过这样一篇短序，译者无意也不可能将他的思想、创作完整地介绍给读者。只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文，通过译者在其所有作品中选择出来的这部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其他类似作品的“游记”，感觉到作为 20 世纪最敏锐、最具创造性的“智者”之一的米肖的精神脉搏，以及他的想像世界最早得以展示的源头。

由于米肖一生强调个人的内在追求，躲避媒体曝光，更兼他的诗歌世界非常独特，语言的个人特色极其明显，所以，在中国读者中，知道他的人还不是太多。

米肖何许人也？

米肖（一译米修）的生平，读者可以在他自己撰写的“关于五十九年生活的一些资料”中得到许多答案，

哪怕这一生平介绍非常简短，非常诗化。而且，与许多经历丰富或者身居高位的法国诗人相比，他的一生显得较为平淡。在大的文学归类中，他是属于“小调”的作家，更多地被与德语的卡夫卡、葡萄牙语的佩索阿等人相提并论。“反英雄”是他作品的特征之一，在法语世界中，同与他齐名的抵抗英雄、文风如古希腊雕塑般坚硬的勒内·夏尔相比，他的诗歌走的完全是另一派。他创造了一个诗歌人物，名字叫“羽毛”（Plume），喻其轻，喻其不起眼。这位“羽毛”在生活中一直遭人欺负，却始终带着最大的幻想能力，从平淡中看出神奇；他最深入地探索人的内心世界，被称为“想像世界的拓荒者”，为此，他还不惜服用致幻剂，并记录下致幻之后奇诡的感官世界。当他觉得文字不够用的时候，他便转向绘画。

他一生追求精神世界，对世界上各大民族的文明都抱有兴趣。从埃及到中国，他以一个普通水手的身份，游历全世界，带着对欧洲文明没落的忧思，他为理性、逻各斯、形而上的欧洲文明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大量的旅行、在巴黎文坛的名声，使他成为最具有全球眼光、独具慧眼的法国诗人之一。人们都知道赵无极。但鲜有人知的是，假如没有米肖的大力介绍，就没有赵无极在巴黎的辉煌。

如果一定要用一些词来定义他，我们可以称他为诗

人、画家、旅行家、梦幻批评家、智者。

他从小患了内闭症，不肯说话。内心孤僻，惟一的爱好是看蚂蚁打架。他身体羸弱，尤其是心脏不好，从小被父母视为愚笨的人，没有什么前途。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年幼的米肖拒绝的，不是生活，而是整个西方文明：他拒绝食用西方文明提供的任何食粮——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最早公开对米肖表示敬意并以一个演讲使他声名大振的人，是《人间食粮》（一译《地粮》）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

他是一个生下来就觉得地球太小的人。

他是一个深刻理解兰波“生活在别处”的精髓的坚定实践者。

他是一个打破波德莱尔“人工天堂”的神话，却同样相信人的精神在药物力量下可以得到更深挖掘的人。

他是一个将洛特雷阿蒙的渎神反叛推向极致，并以洛特雷阿蒙的“精神之子”的身份在反叛中成功建立全新诗歌世界的人。

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者，却比超现实主义者们在蔑视现实方面走得更远。

他仿佛超脱于世事之外，却穿越世界，并将自己的智慧建立在对世界的洞察之上。

他著名的“内心空间”，在梦幻与智慧之间，搭起了桥梁。

简言之，米肖代表了一种实质性的追求，代表了 20 世纪欧洲文明中一些清醒的知识人士最真诚的追求方向。

厄瓜多尔：与世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法国的诗歌传统中，“东方之行”或者世界旅行，是诗人才情得到展示、个性得到锻炼的最好机会，正如对许多古典画家来说，“意大利之行”是人生的一堂基本课程。然而，许多特例又告诉人们，“异国情调”也许是诗歌创作中可以舍弃的一个环节，而且，19 世纪，由于地理、技术等原因，诗人们并不一定有远行的经历。奈瓦尔最美的一次旅行是从巴黎到北边的小城桑利斯，坐马车就可以连夜赶到；波德莱尔幼时的远洋之行，既为父母所逼，又中途而废，实在没有航海家的气概；兰波真正离开欧洲，开始为传记作家们提供津津有味的异国谈资，可以说正是他诗歌生命的终结之时；马拉美只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当然行迹更是不远。然而，诗人的想像力并不因此而受到束缚，有时反而更加自由：有哪一个旅行家对圆明园的描写可以超过从未踏上一寸中国土地的雨果的美妙文字？然而，20 世纪的要求就不同了。交通运输手段的高度发展使得诗人们打开了世界视野。桑德拉尔穿越西伯利亚，歌颂“东方快车”的力

量；谢阁兰作为军旅医生，可以远渡重洋；克洛岱尔以外交家的身份全球旅行，立志重塑天主教的精神；另一位职位略低的外交家圣琼·佩斯同样游历丰富，以充满磅礴气势与宇宙精神的诗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异国成为时尚，异国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他者”，异国成为年轻诗人的必修课。于是，与米肖同时代的作家们，纷纷以自己的游历为基础，写出传世杰作，如塞林纳的《黑夜尽头的旅行》、马尔罗的《人类的境遇》。米肖的旅行，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进行的。

1927年底，年仅二十八岁的米肖接受来自拉丁美洲的朋友的邀请，登上了“波斯科普”号邮轮，穿越大西洋，到达南美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真正远行。他是带着探索世界的激情出发的。同时，从一开始，他就对自己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上完成真正的冒险，抱有极大的怀疑。与之前的诗人先驱们相比，他属于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幻灭的一代”，对瓦雷里提出的西方文明的没落完全认同。“外面的世界”是这一代惟一的希望所在。然而，这种失落感与失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更为深层的，是对全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怀疑。人类的世界在诗人眼中，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地球只是某个不知名的星球的“郊区”。人需要想像力，需要与以往都不同的想像力。与波德莱尔追求的了解“花儿的秘密”的想法和兰波追求“打乱所有感官”一样，他追求突破

人的感官极限。与动物交流，与被称为“野蛮的”民族交流，与未来的人们交流。

年轻的米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忧，具有许多那喀索斯自恋的色彩。对自己身体的关注，使他对药物、乙醚等，都非常敏感。然而，他对外在世界保持了一种极其敏锐的感知能力，甚至可以说一种期盼，如对大海、黄土，包括对欧洲绿地的回忆。也许是这种期盼过于强烈，才造成了某种失望。然而，更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发现，米肖的失望是对异国情调的失望，同时也是一种摒弃。所有那些为欧洲绅士们津津乐道的东西，什么印第安土著、南美短工、南美的独木舟，都被他无情地拉到了现实的层面，正如他自己脆弱的身体，可能会使自己的所有远大理想都化为乌有。在一次被蚊虫叮咬之后，他的身体出现过敏。心脏过于剧烈的跳动，使得年轻的诗人几乎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写诗乞求死神收留他：

我的心脏，投降吧。/我们已经搏斗够了，/让我的生命停止，/我们没有做懦夫，/我们尽了力。

啊！我的灵魂，/是走还是留，/你要赶紧决定，/不要这样测试我的器官，/有时那么关注，/有时又心不在焉，

你是走还是留，/必须决定。

我已经不行了。/死亡之主啊，/我从未诅咒你，也未为你鼓掌，/怜悯我吧，那么多次不带行李箱旅行的行者，/还没有主人，没有财富，荣耀也去了别处，

你是有力的，尤其很风趣，/怜悯这位惊慌失措的人，他在越过边界之前就已呼喊你的名字。/就此要了他吧，/然后，让他适应你的性格，你的风俗，假如他还成器的话。/请求你帮助他，我求你，帮助他吧。

然而，年轻的诗人还是不断受到挑战自我的诱惑，决定登上近五千米海拔的火山口。临行前，他又通过诗歌，说服自己的心脏：

大家作了决定：太晚了，我的心脏，你发言已晚，/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不会太累，我会骑马上去，/而且是明天。今天没有问题。/为什么从现在起，你就开始无力，让我苍白？/为什么你开始耍孩子气，开始气馁，开始让我大大虚弱？/我既不与你玩命，也不与自己玩命，我对你们两个都了解。

但我决定要看阿塔卡卓的火山口。

结果，米肖发现自己居然撑住了，从而给自己极大的信心，从欧洲医生的诊断阴影中走了出来：

真的很奇怪，这颗心脏。我没有感受到高山反应，然而，在欧洲，十几个医生都说我的心脏不好，回到欧洲后，好好跟他们说说。

整个厄瓜多尔之行，就在这样一种张力中展开。仿佛是一次伟大的远行，其实可能只是为了向认为自己不能成器的父母证明什么；仿佛是为了发现新大陆，却发现世界是如此单调；仿佛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身体不能进行真正的冒险，却发现，事实上，可以经受许多常人经受不了的考验；仿佛是普通的地上之旅，却时刻感受到圣徒般的激情……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在冒险与平常之间，在世俗与精神之间，在散文与诗歌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在逃逸与发现之间，远在拉丁美洲的年轻米肖，回想起欧洲大陆与既有的文明，感受到的不是兰波《醉舟》中怀旧之后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沉醉，而是整个人类文明都进入了一种需要新的源泉、新的眼光的感叹。

于是，厄瓜多尔之行，展示了米肖后来拓展的全部领域的端倪，以及他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

厄瓜多尔之后

然而，从总体上来讲，作为对世界的发现，厄瓜多尔之行是失败的。1933年，米肖发表了《一个野蛮人在亚洲》，记录了包括在印度、日本、中国等地的旅行。这次旅行与厄瓜多尔之行不同，改变了米肖对外面世界的感觉，甚至改变了他对“现实”一词的理解。他在序中这样说道：“终于是他的旅行”（他常常以第三人称说自己），“当我见到了印度，当我见到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第一次让我觉得值得成为真实的人。我非常喜悦，一头扎进了这一真实中，相信自己一定能从中带回许多东西。”他在亚洲看到的，不是异国情调，而是一种实质性的、神秘的、奇特的东西，一种真正西方所缺乏的东西。

从此之后，我们发现，米肖的所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为一种游记。游记的片断式、残缺感、未知感，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旅行的探索本质，成为他所有作品的精髓。不论是对自己身体内部的探索，还是对想像出来的、非真实世界的探索，还是服用致幻剂之后的记录，都具有某种游记的形式。语言成为探索的最佳工具，当文字语言不再适用之时，绘画语言取而代之，或

者相映成趣，互为补充。

颇有趣味的是，就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之后三年，米肖就发表了《大加拉巴涅之行》，从而揭开了他的想像之国的旅行，开始完整地探索他的“内在世界”。大加拉巴涅是一个人们在世界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地方，里面有许多小国家，各具匪夷所思的特性。米肖发挥了天才的想像力，将虚构能力运用到了极致。在许多细节上，他反其道而行之，将旅行生活中所见的每个国家的法律与习俗颠倒过来，运用了他崇拜的先驱洛特雷阿蒙的“替换”手法，从而充满了讽刺与幽默的效果：

在大阿拉巴涅，盗匪到警察局受训，警察到歹徒那里实习，双方经常互换人员。军队由敌人供养。在家庭和政府事务中，妓女被视为最好的顾问。

在大加拉巴涅之后，米肖又想像出了“魔法的国度”、“波德马”等纯粹虚构的领地，直到自己作为创造者，凭空发明了一个种族，叫“梅朵桑”。他不断地在内与外的想像空间中穿越、驰骋，以自己的身体感觉、梦境为基础，又大量吸收人类学、人种学的最新发现，从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莱利斯有关所谓“野性思